

新纂雲南通志

第六函  
函十冊



新纂雲南通志卷八十一目錄

金石考一

前期一

漢

孟孝琚碑

建初刻石

梁堆刻石

新纂雲南通志卷八十一

金石考一

前此纂修雲南省志未列金石專目景泰圖經志書地理類每府州後以金石略附古蹟正德志李修通志從之劉文徵滇志始以古蹟別立一門類纂郡縣金石康熙乾隆兩通志從之凡有闢金石者即附於古蹟類迄道光通志仍存古蹟類而別纂金石爲小目附於藝文志後以時代先後爲序光緒間兩次纂修通志皆仍其例此次續修於全省金石文字搜采較多乃專立一目以補前志之闕綜其義法約有數例申述如次

一雲南金石遠古邈矣有之則自漢始而漢以後迄於唐初所見金石文字悉遵中朝年號至唐天寶以後南詔大理僭號改元見諸金

石者皆用蒙段年號至元代設行省金石刻畫復用中朝紀年故分  
雲南金石爲三時期即自漢至唐天寶爲前期南詔大理爲中期元  
明清爲後期

二今所收錄雲南金石已數千件茲就所有史料視時代之遠近與  
其事之關涉略分輕重其最要者每一器物影印圖像備錄文字廣  
收題跋次要者錄文字與題跋再次要者節錄文字若時代較近關  
係亦少者則僅錄其目而已要之元代以前所存金石無多且其事  
蹟待考証而後著故不厭求詳若明清則從簡要也

三自漢以來金石有存至今搜獲拓本或照片者亦有其器已佚而  
前人獲睹原物詳載文字者則著錄之又或見諸前人紀錄僅載其  
大畧雖知確有其物而不獲詳者則彙爲待訪期後之好古者留意

吾若所紀爲前古事而製作之時代應在後但未經前人說明遽難  
斷爲何時物仍依所紀之時代錄之則別爲待考亦有確知器物爲  
何時所作見諸紀錄然器物上無文字可考者則或附於同種器物  
之後又彙爲附載以繫於其時代之後至若後人僞造妄說依附古  
代者似不宜收而前志已載之茲彙爲存疑以附錄焉

四以上所分之著錄待訪待考附載存疑諸目在每一時期各列爲  
類每一類以時爲序亦有以其器物之性質相近而相從者皆錄於  
一卷中以便翻閱故時代先後有稍出入者

五編纂此門其初廣搜拓片已編印雲南金石目略初稿分發各地  
再事徵求復編續稿以期詳實先後收到千數百件雖未完全亦已  
粗備錄目既竟即擬編撰不意全部拓本遺失片紙弗存搜之數載

失之一朝可惜孰甚不得已乃就私人歷年搜羅所得復從圖籍訪  
錄其元代以前大體已備明清兩代則摘其較爲重要者分函各地  
補拓而函復者十不一二茲姑就所有而編錄之不免有輕重失當  
之嫌也

六凡著錄或存目獲見拓片者記其尺寸即一公尺以三尺計用拓  
片量之惟所見拓片有連額者有無額者有未拓全者有一碑拓爲  
數紙者有原碑寬邊而其邊不施墨者有省紙僅拓碑字者今惟就  
墨本計量容有與原碑之尺寸不符也又今存之金石記其所在地  
則據採訪紀錄而採訪冊所注或詳或略今惟從其注語容有不能  
詳其小地名也

七凡錄文有拓片者據以錄之以記行數而拓片多模糊有他書可

校者參照之說明於其碑之後容有釋文錯誤若不能強釋者以□記之爲拓片不明未必原刻已缺蝕也

前期一 漢

孟孝琚碑

高四尺二寸廣三尺十五行行二十一字隸書上闕缺每行七字側有龍鳳紋下刻玄武今存昭通縣城內省立昭通中學校

丙申月建臨卯嚴道君曾孫武陽令之少息孟廣宗卒遂廣四歲失母十二邇官受韓詩兼通孝經二卷博覽改名爲璣字孝琚閔其敦仁爲問蜀郡何彥珍女未娶十月癸卯於塋西起墳十一月乙卯平下懷抱之恩心其辭曰

結四時不和害氣蕃滋嗟命何辜獨遭斯疾中夜奄喪熒忽然遠游將卽幽都歸于電丘涼風湧淋寒水北流期痛哉仁人積德若滋孔

子大聖抱道示施尙困於世淵亦遇此蓄守善示報自古有之非獨  
孝琚遭逢百離覆恨示伸志翻揚隆治身滅名存美稱脩飭勉崇素  
意暗流惠後昆四時祭祀煙火連延萬歲示絕助于後人失誰顏路  
哭回孔尼魚澹臺忿怒投流河世所示閔如

武陽王簿李橋字文平書佐黃羊字仲興

記李昺字輔謀

鈴下任驃

# 孟碑釋文校記

孟碑釋文先後有劍川趙藩善化黃慶石屏袁嘉穀定海方若東莞陳伯陶石屏袁不鉤及諸家頗跋亦多釋說往往不同茲並而校錄之

丙申月建臨卯嚴道君曾孫武陽令之少息孟廣  
遂廣四歲失母十二遯官受韓詩兼

通孝經二卷博覽

改

方若寫爲改袁嘉穀釋爲攷誤

諸家寫作隨楊守敬作瀾

吳士鑑寫作璇方若作璇黃慶作璇諸家釋璇王仁

俊曰卽道字諸家從之趙藩初釋爲直再跋此碑謂作喧爲誤

字孝琚閔其敦仁爲問蜀郡何彥珍女未娶

十月癸卯

諸家作卯陳伯陶吳其昌釋爲酉誤

於瑩西起墳

趙藩黃慶昭通  
志並釋爲擴

十一月乙黃慶釋爲己

甲

陳伯陶吳其昌  
釋爲酉誤

平

趙藩黃慶釋爲采黃曰卽空字袁嘉穀陳伯陶釋爲平又方若

羅振玉釋爲卒

按平卽卒之省

并誤

下懷抱之恩心

其辭曰

結四時不和害氣蕃涵

諸家多釋爲愁黃慶曰卽勞字昭

按涵卽溢之省

嗟命

何辜獨遭斯疾中夜奄喪

然遠游將即幽都歸于電丘涼風

忽

諸家以爲風字陳伯陶以爲雨字

湯淋寒水

袁嘉穀釋作冰

北流

期痛哉仁人積德若滋孔子大聖抱道系施尙因於

世

淵

凜伯陶寫作  
漏即淵字

亦遇叱蓄

方若作蓄黃驥曰蓄即災字袁嘉穀曰  
蓄字陳伯陶昭通縣志並釋作蓄

守善

不報自古有之非獨孝堯遭逢百離

即罹

志翻揚

袁嘉穀陳伯陶曰即飛揚

隆治

諸家多  
釋為治

身滅名存

美稱脩飭勉崇

鈞不

素意

袁嘉穀陳伯陶曰即滅誤

晤

袁嘉穀陳伯陶

流惠後昆四時祭祀煙

黃驥釋作煙

火連延萬歲不絕

黃驥釋  
作滅誤

勳

趙藩黃驥並釋作照袁嘉穀方若陳伯陶  
作勛魏建功曰當釋為勳由雲龍釋為勳

于後人

失誰

諸家多寫作  
離黃驥作離

顏路哭回孔尼魚澹臺忿

王仁俊釋為忽  
嘉穀釋為忍誤

怒投流河垚

所系閔如

武陽主簿李橋

趙藩黃驥並釋作矯

字文平

趙藩黃驥方若並釋  
作采陳伯陶釋作采

書佐黃羊

袁不鈞寫作莘

記李悵字

輔謀鈴下任驃

袁嘉穀釋作絳

昆明陳榮昌補孟孝堯碑文

孟碑上藏已佚世人咸引爲遺恨陳榮昌爲人書屏臨孟  
碑視上下文擬補缺佚茲爲錄之並用括弧於擬補之字

(惟河平四年歲在丙申月建臨卯嚴道君曾孫武陽令之少息  
孟廣宗卒(嗚呼哀哉有志未遂廣四歲失母十二隨官受韓詩  
兼通孝經二卷博覽(有得欲比德於玉)改名爲璇字孝琚閱其  
敦仁爲問蜀郡何彥珍女未娶(而孝琚先霄是年)十年癸卯於  
塋西起墳十一月己卯平下懷抱之恩心(殊慘怛勒銘示後)其  
辭曰(天地有憾陰陽鬱)結四時不合害氣蕃溢嗟命何辜獨遭  
斯疾中夜奄喪(寢於巨室神魂何)忽然遠游將即幽都歸於  
電丘涼風湧淋寒水北流(羨局永閉重晤無)期痛哉仁人積德  
若滋孔子大聖抱道不施尙因於世(喆人云萎德行顏)淵亦遇  
此蓄守善不報自古有之非獨孝琚遭逢百離(辟彼良材一朝傾

覆恨不伸志翻揚隆治身滅名存美稱修飭勉從素意（鑄石以文載其清）時流惠後昆四時祭祀煙火連延萬歲不絕曷於後人（亂曰鳳兮鳳兮悲）失雖顏路哭回孔尼魚澹臺忿怒投流河世所不閱如（天何）

昭通胡國禎記曰余生平嗜學情殷好古暇時博訪周諮搜羅金石光緒二十七年夏五月有南鄉回民馬正衛至舍間詢及昭通梁堆其中曾有漢洗古鏡銅盤寶劍等類遂云離郡城十里白泥井有一梁堆堆前現一石出土尺許村中莫識者余乃以分書帖示之即云與此相同俟余鄉試歸來再去往觀晉省垣鄉試不售旋梓里邀謝太史履莊同去往觀書法蒼勁文辭雅健渾樸古茂呼鄉人鋤地五尺許果有五銖錢數十枚遂移置

郡城鳳池書院中藏書樓下孝琚祖歷任嚴道孝琚父爲武陽  
令按嚴道武陽攷之廣輿記在秦漢時曰嚴道即今四川雅州  
府曰武陽即今四川彭山縣碑上書佐黃羊武陽主簿李槁鈴  
下任驃漢時僚屬乃有此稱而昭通乃禹貢梁州之域天文井  
鬼分野古爲竇地甸在秦漢屬牂牁郡犍爲郡唐時烏蠻仲由  
牟之裔曰阿統者遷居於此傳十一世曰烏蒙始強號烏蒙部  
元初內附置烏蒙路屬雲南行省明初改爲烏蒙府尋陞爲烏  
蒙軍民府屬四川布政司國初雍正八年始改爲昭通府復屬  
雲南得此碑以參攷可知昭通在秦漢時屬四川犍爲郡以故  
昭郡梁堆盈千累百鄉人通稱梁堆實而按之漢塚也此碑離

漢塚七八尺瘞之下古人墓誌皆藏土中則昭郡洵非蠻夷

之地也明矣惜乎碑首殘缺未足稱爲完璧然僻陬下邑得此  
斷碣不獨爲吾里光而全滇亦可生色矣言之是否不足爲據  
以待博雅通儒再爲賞鑒焉則幸甚特以是爲記光緒二十七  
年冬十月初二日

見張氏輯  
孟碑題跋

昭通謝崇基跋曰碑在昭通郡南十里白泥井馬氏舍旁光緒二  
十七年九月出土同里胡茂才國楨爲余言之因循往觀石高  
五尺廣二尺八寸側刻龍形各一下刻物形若龜蛇其文辭古  
茂字畫遒勁方之滇中古刻遠過兩爨諸碑之上雖碑首斷闕  
間有泐痕年代無攷然以文字揆之應在漢魏之間非兩晉後  
物洵可寶也遂移置城中鳳池書院藏書樓下嵌諸壁間以俟  
博雅嗜古君子鑒訂焉是歲十一月朔日跋

此文刻於碑之右角  
聞今已被磨去也

劍川趙藩跋曰漢孟琰碑光緒二十七年辛丑九月出於昭通郡  
城南白泥井馬氏舍旁謝履莊檢討崇基取置鳳池書院嵌壁  
藏書樓下拓以見餉碑額暨上段已闕拓本高五尺廣二尺八  
寸爲行十五行二十一字計文五行銘七行題名二行銘辭四  
言後乃七言蓋加以亂辭也以銘辭諧韻推之上段每行應闕  
七字碑下刻玄武又檢討跋謂碑兩側刻龍文而拓本無之殆  
拓工省紙故按常璩華陽國志建安十九年劉先主定蜀遣安  
遠將軍鄧方以朱提太守廩降都督治南昌縣夷漢敬其威信  
先主薨後南中叛亂建興三年丞相諸葛亮南征旣平四郡收  
其俊傑爲官屬朱提人士孟琰官至輔漢將軍建甯人士孟獲  
官至御史中丞朱提今昭通東川接壤地琰倘即琰之羣從與

準以時代碑第一行之首「丙申月建臨卯」其漢獻帝建安  
二十一年二月與又碑言爲問蜀郡何彥珍女未娶按常志三  
州士女目錄劉氏世有大鴻臚何宗字彥英蜀郡郫人子清爲  
雙柏長雙柏爲建甯屬縣建甯今雲南澂江曲靖武定地皆是  
然則何彥珍者其亦彥英之羣從與總繹碑文瑄原名廣宗嚴  
道君曾孫武陽令之少息四歲喪母十二隨官通韓詩孝經改  
名瑄字孝琚聘妻未娶而卒意卒時其父猶在故銘辭以顏孔  
喪子爲比傷早逝也碑殆其父僚吏所立故題名首冠武陽主  
簿書佐主記鈴下凡四人鈴下之稱見於魏志管輅傳他金石  
所未見亦可廣異聞滇中貞石兩爨碑爲最古而此碑更先之  
文辭書法皆東漢人篆度蘊土中二千餘年而始出固將星鳳

視之惟惜上段闕文無由稽考徵信然摩挲翠墨疎古淵茂固

斷爲漢碑無疑也喜而跋之仍以質諸檢討光緒甲辰四月望

日書於江陽嵯虧之頤園

見介庵題跋

趙藩又跋曰此殘碑以光緒辛丑九月出土至甲辰四月履莊檢  
討過蜀出拓本相贈余始見之是時留履莊宿頤園置酒話舊  
履莊索爲碑跋蘸墨未精又嵯虧無書畧刻復促剪燈審締略  
以已見草成一紙質之翌晨履莊挂帆去余不留稿亦久忘之  
也今得樹五太史彙碑跋知余釋孝琚名之誤幸諸賢之啓余  
也碑斷上截年代仍無以徵信再祝得斷石庶有以解紛息訟  
而慰嗜古之君子日望之矣癸亥六月再識

見袁氏輯孟碑題跋

善化黃濬跋曰是碑結體方整筆意圓勁渾樸在篆隸間朝代年